

讲述

“雨果奖”与中国科幻的土壤

谭 楷

第73届“雨果奖”的长篇科幻小说奖,争夺异常激烈。最后的投票结果是,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《三体》获奖。

上世纪30年代,雨果·根斯巴克创办了风靡美国的名刊《惊奇故事》。该刊刊登了通俗可读的科幻小说,创造了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,为后来的好莱坞科幻大片以及美国科幻产业营造了丰厚的文化土壤。

获得“雨果奖”,带来了新一轮《三体》热。在北京、上海的书展,刘慈欣所到之处总会排起长龙,科幻迷们怀抱《三体》等着“大刘”的签名。而在成都的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,走廊上堆着厚厚的“书墙”,这是等待寄发全国各地的刘慈欣科幻作品。

自1999年在《科幻世界》发表科幻小说处女作以来,刘慈欣便与编辑(现杂志主编)姚海军成为挚友。十几年来,姚海军“先睹为快”,分享着刘慈欣每一次成功的喜悦。“雨果奖”让这位东北汉子欣喜若狂,比自己得了奖还要兴奋。这是一直以来《科幻世界》对中国科幻的期待。

孤军奋战的《科幻世界》

1903年,鲁迅在日本译完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·凡尔纳的《月夜旅行》,大为感慨:当中国最顶尖的人才日夜梦想金榜题名、升官发财、封妻荫子之时,凡尔纳描绘出西方优秀知识分子的梦想:登上月球,潜入深海,探索宇宙的奥秘。原来,梦与梦如此不同。要改变中国,就得改变中国人的梦。于是,青年鲁迅写下了沉重的感言:“导中国人群以行进,必自科学小说始!”

鲁迅如此看重“科学小说”(也就是科幻小说),但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响应。从清末到民国,出版物上零零星星闪现的科幻小说,像流星偶然划过夜空,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,以郑文光、叶永烈、童恩正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幻作家,曾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好作品。十年“文革”之后,百废待兴。1979年,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,创办了一本以刊登科幻小说为主的刊物《科学文艺》。

《科学文艺》火了两年,之后“文学热”和“科学热”大降温,《科学文艺》连年大滑坡,处境愈来愈不妙。有人揪住科幻小说的知识性毛病大加挞伐,总结出可怕的公式:不科学=伪科学;伪科学=反唯物论;反唯物论=反马列……这一杆子横扫,受批判的叶永烈不再迷恋科幻,转向写传记文学;郑文光后来患脑溢血,落下半身瘫痪,再也没有拿起笔来;加之童恩正出国讲学,折了领军主将,年轻的作者还没成长起来,中国科幻的大萧条已不可避免。

1984年,20多家发表科幻作品的报刊“关停并转”,只剩《科学文艺》一家。面对稿源财源两枯竭,上级主管单位早有言在先:反正不发工资不给一分钱补贴,你们几个人要办刊就自个儿想办法办吧。经民主选举,选出了杨潇当“头儿”。大家心一横,坚持办刊,还摸索出一条养活自己养活刊物(当时刊物每年亏损20万元)的办法,就是编发科普图书。在运书最紧张的时候,杨潇脱下高跟鞋蹬上三轮车,在大街上疾驶如飞地自己送书。

在最困难的日子,《科学文艺》没有忘记培养作者队伍,解决稿源问题。都江堰笔会、天津笔会、九寨沟笔会……笔会几乎是年年坚持。1986年,首届中国科幻小说“银河奖”在成都颁发,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鲍昌到会祝贺。他将倍受冷落的中国科幻比喻为“灰姑娘”,认为“灰姑娘”总有一天要旋舞到聚光灯下,让世人看到她的美丽。

学者杨振宇那几年常回国,看到遍地的言情武侠小说和武侠小说,而科普和科幻作品却销声匿迹。他说,没有哪一位科学家是

通过阅读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知识的,但阅读科幻小说可以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。

《人民日报》的一位记者深入了解中国科幻的低迷状况后,让笔者写了一篇《“灰姑娘”为何隐退》,发表于1987年6月2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。随着更多理性声音的出现,科幻文学迎来了新的生机。

1991年,在征求了广大读者意见之后,《科学文艺》更名为《科幻世界》,更鲜明地举起中国科幻的大旗。

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科幻生存环境的是邓小平同志“南巡讲话”吹来的暖暖春风。有关领导说,小平同志说“姓社”还是“姓资”,你们还争论什么科幻小说是“姓科”还是“姓文”?

当时,《星球大战》(《外星人》)和《日本沉没》等科幻大片已在中国火热,观众并不在意它的科学意义,但它们所展示的幻想非常大胆,让观众感受到强大的视觉冲击和科幻的魅力,科幻大片将中国人的眼光牵向星空、宇宙。

孤军奋战的《科幻世界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。北师大教授吴岩,在戴红领巾时就迷上了科幻。他与上海外语学院的吴定柏,合称“南北二吴”,率先在大学开科幻课。吴岩说,美国有400多所大学开科幻课,我们才刚刚起步。

在众多力量的带动下,迅速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的科幻作家。“星光灿烂,汇入银河”,王晋康、韩松、何夕、星河、吴岩、柳文扬、赵海虹、凌晨、刘维佳等都已出现在中国科幻“银河奖”的获奖名单中,成为一颗颗亮星。与此同时,科幻文学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。

“银河”“星云”交相辉映

《科幻世界》的编辑们清醒认识到:国人对科幻的偏见来自对科幻的无知。为了改善这一状况,小小编辑部常存大大的野心。1991年,一件大事办成了,世界科幻协会(WSP)的年会在成都举行。

为争夺举办权,社长杨潇奔赴荷兰海牙参加WSP的1990年年会,为节约经费,他们乘了八天八夜的火车。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走进会场时,全场的科幻作家都惊呆了:什么?乘火车来的?简直是科幻!最后表决,中国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波兰,赢得了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。

1991年年会在熊猫之乡卧龙进入欢乐的高潮,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幻作家围绕三堆篝火跳起了欢乐的锅庄,竟夜狂欢。真是乐极生悲,第二天突降暴雨,引发泥石流把公路和通讯线路全切断。200多名中外作家被困于卧龙,全靠森林防火电台向省政府紧急呼救。当夜,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派我协同卧龙的蒲局长率200多名农民朋友前去排险。排险队伍在泥水中通宵奋战,黎明时,最大一吨卧牛石终于被撬下河,路通了!参加会议的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王扶扶说:既然老天爷都没有把中国科幻挡住,还有什么能挡住中国科幻的路呢?

1997年,《科幻世界》的影响越来越大,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之一。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辉煌的开幕式,是中国科幻18年发展的结果。此会的最大亮点是驾驶“阿波罗号”和“联盟号”曾在太空“对接”的5名美俄宇航员在北京、成都与千万中国青少年对话,大家谈到了科幻小说对他们的影响。

1999年全国高考作文题是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,它竟与《科幻世界》第七期刊登的阿来专栏文章和头题小说相撞。这一期是6月20日发售的,在考前读过的考生自然受益匪浅。此事,曾被误认为是“高考作文题泄露”,轰动一时。细细想来,此事看似偶然,实则必然性。因为,党中央一再强调,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。这个作文题考的就是学生的创新能力。

2007年夏天,100多位荣获世界科幻

“雨果奖”和“星云奖”的欧美科幻作家与荣获中国科幻“银河奖”的科幻作家云集成都,出席国际科幻大会。20多场交流会,让广大科幻作家和文学爱好者“脑洞大开”。

由《科幻世界》操办的三次国际科幻盛会,耗费了大量财力、人力,对于一家杂志社来说,真是“不倾血本”的“冒险”。而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回报是:让中国的科幻作家和编辑扩大了视野,看到了差距,认清了奋斗的目标。

在“视野工程”的“工地”上

1998年,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派员去美国参加世界科幻大会,在主席台上排座次时,就按科幻期刊在本国的发行量安排——中国第一,接着是美国、日本、俄罗斯……当时,《科幻世界》发行量是30万册,比美国的《阿西莫夫》、日本的《SF宝石》、俄罗斯的《科学幻想》、捷克的《太空舱》等科幻杂志的发行量都要大。

但是,这个也不能只看发行量,与美国源远流长的科幻文学和风靡世界的科幻影视相比,咱们还需要奋起直追。就科幻文学的“产业链”来说,新人在杂志上亮相仅仅是“三级火箭”的第一级;第二级是出版科幻图书,特别是原创的长篇巨制;第三级是将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推上银幕。如果只做杂志,中国科幻永远长不大。

1999年,蛰伏于山西阳泉煤矿的刘慈欣,首次向《科幻世界》投稿,这是他的长篇处女作《超新星纪元》。阿来对姚海军说,这么好一部长篇,应当找好的出版社出版。经阿来介绍,《超新星纪元》书稿被送到了作家出版社。2003年1月,《超新星纪元》出版,发行量达到2.5万册,开了个好头。2004年,江苏作家钱莉芳的《天意》发行量达15万册,让编辑、作者、发行商信心大增。

姚海军总结说,进入新世纪,我们开始启动“视野工程”。当时,与《科幻世界》一起成长起来的科幻作家们开始写长篇,杂志社也面临着“产业升级”。“视野工程”包括四大板块,包括译介国外作品的“世界科幻大师丛书”,“世界奇幻大师丛书”,“流行科幻丛书”和聚焦中国原创科幻作品的“基石丛书”。

前三种丛书充分展现了20世纪外国科幻作家是怎样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的。其中,“世界科幻大师丛书”出版了141部,不仅让热衷于阅读科幻的粉丝享受到“科幻大餐”,更煽动起中国作家们“站在巨人肩上”的“野心”,也让科幻文化的研究者们获得了阅读原著的机会。

但是,“视野工程”的终极目标,是推出中国的“银河之星”,出版好展现中国科幻文学成就的“基石丛书”。作为“基石丛书”的一种,刘慈欣的第二部长篇科幻小说《球状闪电》有着5万册的发行量,这说明读者对长篇科幻小说的巨大需求。2006年,“地球往事”第一部《三体》在《科幻世界》连载,引起强烈反响,成为当年最畅销的科幻小说;2008年,“地球往事”第二部《黑暗森林》面市,再次成为当年最畅销的科幻小说;在读者的期盼中,2010年《死神

永生》出版,一举拿下当年“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”和“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”。2014年,《三体》英文版在美国出版。

与此同时,上世纪90年代成名的科幻作家,以丰富的积累,陆续献出了中国科幻的扛鼎之作:多次获得“银河奖”的王晋康,出版了《与吾同在》《蚁生》等长篇科幻小说;以《宇宙墓碑》获得“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”首奖的韩松,出版了《红色海洋》《地铁》等科幻作品……近些年来,新生代的科幻作家不断涌现,程婧波、钱莉芳、陈楸帆、夏笳、飞氲、张冉、宝树……他们不仅年轻,而且有着很高的创作起点。中国科幻文学创作队伍,已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。如此看来,刘慈欣获得雨果奖,仅仅是个开始。

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”

科幻文学作家阿西莫夫说过,每一个美国11岁到16岁的青少年都应当读十几部科幻小说,这对于其一生都有好处。1997年,北京国际科幻大会期间,美国科幻理论家詹姆斯·岗恩谈到比尔·盖茨时,略带调侃地说:“盖茨是个科幻迷,一个曾经抱着科幻书、请科幻大师签名的小青年。”据了解,比尔·盖茨的藏书中有,有很多是科幻小说。而他的学长兼“微软”搭档保罗·艾伦读过的科幻小说是他的4倍,且收藏了5000部科幻小说。

美国为什么能成为科技创新方面的超级大国?读一读爱因斯坦的名言吧: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!”这是因为,知识是有限的,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,推动着社会的进步,并且是知识进化的动力之一。美国有着丰厚的科幻文化土壤。一代一代人从青少年起就在科幻文化的熏陶中成长,想象力有着自由生长的巨大空间。

我们可以批评美国盛行的是浅薄的、快餐式的科幻文化,但有一点不能否定,这种文化面向未来,是“向前看”的文化。

我们可以自夸,中国的文化是厚重的、耐人寻味的。但是,看看我们的影视剧,如果缺了宫廷内斗、血腥杀戮、嬉笑怒骂,电视台的日子就不太好过。总体来说,我们盛行的是“向后看”的文化,总想以微言大义总结历史经验。总结固然非常重要,但还要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同时,勇敢地面向未来。

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,但我们的产品却是非常廉价的。比如,在东莞,数万女工没日没夜做一年的衬衣,却买不到半架波音飞机。中华民族不搞创新,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,是不行的。这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么强调“中国智造”、“万众创新”。

总之,从个人阅读的层面来看,科幻文学可以开拓读者广阔的思维空间,让应试教育重压下的中小學生有一扇透气的窗口,而从文化建设的层面来说,科幻文学可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土壤,让我们更加注重想象力的培养,更加注重往前看、往前走。这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。



科幻的宇宙

齐白石生于湖南湘潭,于55岁时避乱北京,两年后在此定居,直到1957年辞世。1937年7月7日,日寇发动“卢沟桥事变”。从北京沦陷至抗战胜利的8年中,他虽年老力衰,仍在多灾多难的煎熬下,保持一腔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,决不媚敌、事敌,至今犹为人称道。

这8年中,齐白石的家庭屡遭不幸。1937年春,他的女儿齐良尾病逝。1940年2月,他的结发妻子陈春君在故乡湘潭逝世;同年12月,他的儿子齐良年因病而亡。1943年12月,继室胡宝珠病故。因敌特骚扰,物价飞涨,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生计艰难,但齐白石顽强地活着,如松柏一般,岁寒而不凋。

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一书中写到“七·七事变”的情景:“后半夜,日本军阀在北平广安门外卢沟桥地方,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事”;“第二天……果然听到西边轰轰的好几回巨大的声音,乃是日军轰炸了西苑。接着南苑又炸了,情势十分紧张”;“到了七月二十八日,即阴历六月二十一日,北平、天津相继沦陷了”。他说:“那时所受的刺激,简直是无法形容。我下定决心,从此闭门家居,不与外界接触。艺术学院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教课,都辞去不干了。”

齐白石维持家计的主要经济来源,是靠画画、卖画、刻印所得。因他的名声很大,便常有日伪方面的人前来买画、索画和表示亲近,他便贴出告示:“齐白石老人心病复发,停止作画。”1940年春节后,为躲避骚扰,又在大门加贴“画不卖与官家,穷恐不祥。”(《齐白石年谱长编》)

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,他说:“我还声明:‘绝对减画价,绝对不吃饭馆,绝对不照相。’……我是想用这种方法,拒绝他们来麻烦的。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,常来讹诈,有的要画,有的要钱,有的欺骗,有的硬索,我在墙上,贴了告白:‘与外人翻译者,恕不酬谢,请诸君莫介绍,吾亦苦难报答也。’”

1941年5月的一天,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齐家。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住,他们直闯进来。齐白石从容镇静,“我坐在正中间的藤椅子上,一声不响,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,他们问我话,我只装没听见,他们叽里咕嘟,说了一些我听不明白的话,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。”

1943年,齐白石80多岁了。“因不堪官兵骚扰,这年起闭门作画,拒售,并在大门张贴‘停止卖画’告白。从此无论是南纸店经手,或是朋友介绍,一概谢绝不画。”(《齐白石年谱长编》)

北京沦陷后,北平艺术学院改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,由日本人任顾问,并配有日本教员,一切权利归日方。学校曾邀请齐白石主持该校,被他拒绝。1944年夏,学校给齐白石配送烧煤,6月7日,他在“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信”中说:“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,言配给门头沟煤事,白石非贵校教职员,贵校之通知误矣。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。”

齐白石既是书画、金石家,也是诗人。在这漫长、黑暗的岁月里,目睹日寇横行,金瓯残缺,国恨家仇时刻紧系于怀,便借诗画印予以倾吐。

他为学生李苦禅所画鹤鸣图题跋:“此食鱼鸟也,不食五谷鸣鹤之类。有时河涸江干,或有饿死者,渔人以肉饲其饿,饿者不食。故旧有谚云:‘鸣鹤不食鸣鹤肉。’以此讽刺做日寇帮凶的汉奸走狗。”

他画群鼠图,题诗为:“群鼠群鼠,何多如许!何闻如许!既啖我果,又剥我黍。烛熄灯灭天欲曙,年冬已换五更鼓。”画题款曰:“处处草泥乡,行到何方好;去年见君多,今年见君少。”鼠和蟹都是指代日本侵略者,他坚信天将晓,敌必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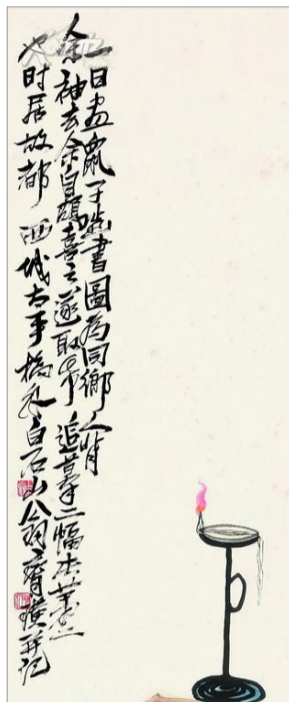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为友人所画的山水卷上,题了一首七绝:“对君册感当年,撞破金瓯国可怜,灯下再三挥泪看,中华无此整山川。”

经过中国人民八年的浴血抗战,1945年,“到了八月十四日,传来莫大的喜讯,抗战胜利,日军无条件投降。我听了,胸中一口闷气,长长地松了出来,心里顿时觉得舒畅多了。”10月10日,友人来齐家看望白石老人。“留他们在家里小酌,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诗,对联云:‘莫道长年亦多难,太平看到眼中来。’”(《白石老人自述》)

这年的12月28日,徐悲鸿与沈尹默共同发表《齐白石画展启事》,称:“白石先生以嶷崎磊落之才,从事绘事,今年八十五岁矣。丹青寿考,同其永年。北平陷敌八载,未尝作一画、治一印,力拒敌伪教授之聘,高风亮节,诚足为儒林生光。”这是对齐白石抗战八年期间,为人为艺的最高评价。

八年抗战中的齐白石

聂鑫森



鼠子嗜书图

Advertisement for 'Changcheng' (长城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Shi Chao' (诗潮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Beijing Literature' (北京文学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Xihu' (西湖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Xihu' (西湖) magazine,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